

四、花园口登陆与进军

10月24日 晴 午前3点左右，船进入毕利河口之花园口。花园口在清盛京之南，高丽北岸一小渔村，西距金州厅82公里，距旅顺口140公里，距东大孤山约200公里（此处距离疑有误——译者）在大孤山与皮子窝之间。这之前已预先侦察明白，我军舰进港时敌人已无踪影。陆战枪队（以水兵组成的炮队及步兵）已经登陆树起军舰旗。我十六号水雷艇看见敌小汽艇正向东北驶行，追而捕获之，其乘员皆狼狈跳海。也许潮流太急，捕获时不见一尸。同时我舰挡住敌之充做近海运输用的木帆船十七八只，都卷起船帆正向小汽艇驶来，悉被我捕获。此船皆满载巨大的木材，木材好像是为了修缮在大孤山海面战中损坏的军舰而运往旅顺口的，因为木材都一一印有定远、来远等之印记，小汽艇是为拖拉木船的。花园口天然地势如一大湾形，潮流的落涨甚大，潮差达15英尺。退潮时，泥泞达七八公里，小船也不能驶进。是日幸为大潮，本船虽在距岸约6000米处抛锚，小船得以很容易靠岸。于是乘满潮之机，午前5点，各船一齐卸下小艇，开始登陆。第一师团的一连连长川崎寅三（步兵大尉）率领连队首先登陆，代替陆战队警备，继而第十五团及第二团上陆警戒四方。其登陆的情形为小船三四只（一只载兵约四五十人）各载满军人，用小汽艇拖拉，其次马匹及行李登陆，故海面数里之间充满舰船舸艇，其势压海，然而由于纪律严明，毫无杂乱。当此时各军舰，远远靠近金州近海，以防敌舰来袭。登陆点有炮舰一艘，敞开炮门随时警戒。小船靠岸的地方，为大石块的岩壁，必须攀登才能上去。唯有使马匹上陆甚为不便，兵士们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跳进水中，牵着缰绳拉上陆地，远涉将近两公里，毫无畏惧之色。岸上是坦平

的阡陌农田，无一树遮眼，为一望千里的旷野。在农田里设横滨、名古屋、宗谷等各船名的标牌，作为登陆后放置行李的临时场地。据说至今日黄昏，登陆之军队有海军千代田陆战兵一排（先于陆军登上花园口西北的丘陵以备不虞，使登陆陆军无后顾之忧先登的是第一团，其次为第五团，继之为第二团（但二、三、四连根据情况未登陆），依次为第一野战病院，卫生队的一半，工兵连，以及工兵营本部（这是为了架桥所以在先登陆的前头登陆）。我等一行也乘小艇到岸，攀登岩石登陆。到玉米地里一边眺望海面一边休息，装好相机拍下各兵登陆的情景。此地为一小村落，人家被农田隔开分为3处，叫王家屯、刘家屯、孙家屯。人家最多处，朝向花园河水的方向有七八户，其次为沿海岸东边有五六户，最少的地方是岸上3户，即我军登陆之所。气候在内地想象认为极为寒冷，但于此地登陆后却出乎意外，只是夜间有些寒冷。寒暑表在华氏38度到44度之间上下，白天在华氏50度到60度之间，和煦如春。我拍完照以后通过田间小路去寻司令部，途中一处斜屋顶，碇瓦^⑨上装饰有狮子、麒麟、牛马等各种动物，房脊两头有龙尾，这就是庙宇。中国庙宇的屋顶大体如此。右方有沟塍做凹形，通过左方的玉米地，尽头有三户人家，左边一家的门柱上贴有军司令部的纸笺。此处即为军司令部的营地，门墙上张贴着我军的谕示如下：

（原文为汉文，照抄之——译者）

钦命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帅伯爵大山岩为剴切晓谕事，照得本大帅钦奉 大皇帝简派督率马步枪炮大军前来问清国擅渝盟、破邻交之罪。事固属邻交与尔等民众无涉，是以不抗我军者，加意庇护，各宜凛遵安堵，免恐惧遁逃合行出示晓谕诸邑民众等知悉：本大帅一视同仁无敢害无辜。倘若兵勇从军者，抛弃兵器，来营自投，亦不诛戮，以昭天意好生之道。尔等切勿迷而不悟，甘陷法网。本大帅纪律严明，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早也。凛之慎之毋违特示。

明治二十七年×月×日

大日本帝国军本营示

一、我帝国军，意在问罪，而事关邻交，非以掠杀起见，在交战之地凡民人不抗拒我军者，不必恐惧逃避，其各守分安业。

二、我军严禁掠夺，秋毫不侵，我兵违者，随时稟究，是为至要。

三、诸邑民人串同敌军若损坏桥梁电线障塞道路沟渠烧毁军需兵房，一经查出或被告发，从严究办，决不宽贷，尔等其各凛遵勿致贻悔。

四、凡医院所在，常挂红色十字章旗为标，敌其或受伤罹病不能出战者，投院请治，各任其便。（敌其及以下一作：敌兵或受伤、或罹病，不自立者，来投则医药施疗，不要报而给。）

五、兵勇从军者，抛弃兵机，赴营投诚，决不加杀戮，以彰慎重而副众心。

右谕知悉

明治二十七年×月×日

当即用铅笔誊写了一份，继而我于午前 11 点 15 分进到朝东南的一家，此家充做粮饷部的仓库，在门柱上张贴着用棉布布头大书的“粮饷部仓库”几个字。此家房屋之构造甚为奇异，兹述其概。堆积泥土为垣墙环绕房屋周围，内中颇为广阔，除了大门的一面，其他三面建有房屋分为正房厢房。屋舍下半部为石砌，上半部为土壁，入口有一间屋，有向左右开关的门，门扇左右贴有红纸对联，与大门一样。中国的一般习俗，房屋无不贴有红纸或白纸的大字，由此可知其为汉字之国。屋顶皆敷瓦，其瓦缝致密与我国相比实为优等。此家之天棚为玉米秸搭成，每室只有一小窗，房间的外壁用红方块纸一张并列写着“生财有道”。据说户主叫王有利，颇通文字，教授学生，此家即为书房，称“孙学房”。进门左方好像是教室，有狭窄的两室，桌上累累堆积着《论语》、《孟子》、诗集及字帖等，床上有笔砚其他文房用具，学房内贴对联为“史编作鉴推君实，赋笔凌云忆子虚”，龙云田书。右方为睡屋有约 4 米平方的床，床上铺的玉米秸制的席子。除此床之外全为泥土地。好像此地有若干敌兵守备，看见我绝海连樯的大军大

为吃惊，全都逃窜。壮者不见一人，往往只留老幼看家，此家不用说户主，学生也都逃难而去，家里只剩下目不识丁的小厮两三人看家。开始好像惧怕我军，后来看到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只要不抵抗我军绝不伤害其生命财产。渐渐开始熟悉，亲密起来，根据我们的手势，一会儿挑水，一会儿烧火，干起活来，但妇女儿童全无踪影。此家不仅是书房，好像也做各种手工而生活。与学房相邻的一室整个是泥地，有纺绳机，是纺麻绳的地方。麻绳有纺好的，也有还在纺车上挂的半成品，全都扔下而去。学房与麻绳工厂房子连在一起，拐弯进到另一家，有做爆竹的作坊又有编玉米秸席子的作坊，也全把制品扔下而去。在门前的门框上贴着“招财进宝”，“新春迎吉”小红纸片。门扇上贴着“爆竹一声财源动，梅花数点生意开”的对联，其他有“以忠以信为事业”等种种吉祥福利的字句，虽为装饰品但其唯利是图，可谓庸俗之极。院子的一隅栽的鸡冠草和瘦菊等，厕所旁边为猪圈、鸡窝，只有石墙相围。尘埃粪土堆积，其不洁不可言状。是日虽从横滨丸带来竹叶包的中晚两餐的饭盒登陆，饭菜只有黄咸菜，于是在此家以银价两角购得鸡一只（中国以银为通货，故购物时付以银货，彼等皆高兴接受，不愿意要白铜币与铜币，我银币能通用甚为便利）。我军登陆之际，畏我军威购物时问价，都说“不要不要”而不肯接受，这是因为清兵买东西根本不给钱而成惯例。然而当知道我军秋毫不犯，购物时虽彼等不肯收钱，也勉强以银币付款，皆叩头说：“多谢多谢”而接受。可是长久之后渐渐熟悉了，则见利而忘义，物价高涨，要买时都说“不够本”而不肯卖。把鸡与这家的芜菁切成丝加盐煮熟，食盐是在这家门口右侧的一室看家的当地居民手中买的，盐像小砂粒状的黑色结晶体，是极为粗制的。这间屋是厨房，有大锅有食具，尘垢满室臭气刺鼻。看看他们吃的东西是以玉米面做粥，吃剩下的放在一个陶器里，也不盖盖子。放在架上任苍蝇成群，其不洁无法形容。猪肉则带骨一块煮成肉

汤，就着高粱粥吃，不管是煮肉汤或煮粥都用一口大锅。并无其他炊具，故虽说是厨房，可说至为简陋。当天行李等货物尚未卸到岸上，我等一行的寝具也没能搬到宿营地。因为应当属于师团司令部的军夫人员原来定员 185 人，于今同乘横滨丸来的仅有不过 40 人，这些少数人员又得担任伙房的工作，又得从事其他杂役，除卸货运搬的所剩也就寥寥无几，所以像我等的寝具好不容易卸到岸上，还来不及搬运，于是宫崎幸麻吕、桥元文三两人又到海岸，在师团的堆积如山的行李中找出我的一个手提皮包和各自的行李带回，所以今晚就住在麻绳工厂，把纺车堆在一边，在地上铺上席子睡下。之前在大同江起航时预料在登陆地点必有一场血战，到此地时不见敌人之踪影，又预想于登陆时必以霜野枯草为蓐而露宿，岂料不但有一处可避风雨的营舍，还可安然贪睡一晚，何其出乎意料，有福之如斯也。

10 月 25 日 晴 早起率宫崎幸麻吕到海边，往海上一望，我军舰与运输船还如昨日一样居然停泊在那里，同时第二批运输船也到达，海面帆樯如林，我兵继续乘小艇陆续登陆，第二团骑兵砲兵中的山炮三营，以及剩余的工兵也于今日全部登陆。而后，我到海边的低地有两三户人家的地方，用柯达相机拍下破屋的景状。归途到与我的宿舍隔一块玉米地的杂货铺，屋外的龙头高竿上挂着红蓝色纸制的长旗，卖些香烛烧纸，火柴砂糖之类的以及陶器等。前天晚上在这个铺子买的红白两色的蜡烛，因为是猪油作的，一点火烛泪如流，流满腊台，红色的最甚。又有用粗糙的黄纸捻成卷，点上火，吸烟时一吹就着，用来点烟。我军争相购物，越买越贵，大约一斤的五分之一的红糖价钱是白银两角，因而我认为这个铺子最为富有。后院有席子围的高十二三尺，直径 10 余尺的圆塔，其中存有大豆及高粱数石。是日师团向肖家堡子进军，因为此地人家稀少，特别是缺少饮用水，而军队天天登陆因而不便于久驻。于是午前 11 点出发，主力的前卫，第一旅旅长陆军少将

乃木希典氏率第一团，拂晓出发，通过后肖家堡子，向离此 10 多公里的碧流河进军。此日在他们之前，率宫崎幸麻吕、森金次郎右卫门两人到师团，跟随山地师团长、大寺参谋长等并辔出发。可是我等一行是徒步，不能与之并驰。不仅如此，由于没有挑夫，器材以及行李简直无法搬运。新万之助、桥元文三等暂留下想买匹毛驴驮着从后面追上，宫崎背着 6 个机器，在六七百米后边跟了上来。身体平时就不惯于劳动，加上长久蛰居船舱，再带上 20 年未曾上腰的日本刀，突然负此重量，以久未锻炼的腿脚行此难路，怎能胜任？进退维谷之际，幸好在路上遇见去找毛驴的新、桥元、森金也到了，森金把携带的器材托给新等，代替宫崎背负 6 件器材而来。此处有数头黄牛，无数的黑猪以及驴马，徘徊于田间丘陵，恰如一个广大的动物园。由此处我取道五陵而前进，在丘上西望，稀疏杨树处，可看到一二村舍，即以此为目标，向下走去，到时将校数人下了马在树阴下休息，我也暂时驻足吸烟，继而森金负重量迟到数步，汗流浹背，累得直喘。此地叫李家店，从此又是广漠的原野。走了数步，左方田间有龟跼龙头的石碑，至其下读后方知为节孝牌坊，题为“圣旨旌表节孝”，碑阴有文及旌表柳某之节孝于乡间，文末志为光绪九年执徐月^①二十七日。在如此穷乡僻壤也有旌表的，北京政府如何重视仁义道德，由此可见，为何轻视邻邦之谊以至于斯之甚。想到这里不能不怀疑其虚伪与愚昧。继续在红土的狭路上步履艰难而行，过数百米有小溪，此为花园河水的上游，基建工兵猬集于此，正在疏浚，因此河水质清冽，颇适于饮用，故作堰疏浚。过河到对岸，有一丘陵，丘上树的红白相间的小旗，此为师团司令部的徽号。至其下，山地师团长、大寺参谋长其他参谋副官、宪兵长等皆席地而坐。师团长用望远镜朝田边望去，我即装好相机拍下当时的景状，又命森金拍下在丘上所见光景。距此仅百余米为后肖家堡子，后肖家堡子有极为简陋的民家十四五户，大门并排而建，各户之间有石墙隔开，

屋外有石块砌成的围墙，与厕所相邻为猪圈，玉米秸和玉米茬子堆积如山，另外生芥堆积，其状极为狼籍。此地一般没有树木，故没有烧柴，只好把玉米秸和茬子储存起来，作为烧柴之用，取暖煮饭。房子虽为瓦盖，但已年久，墙壁又是石头和土坯，室内储存有大豆高粱，还有坛罐之类，异臭刺鼻，不快之感难以忍受。人民皆逃遁，剩下不过四五人。福田副官先到，指示我们从其中两三间中选一间作为宿舍，因而寻找居民逃亡的空屋，作为我的宿舍。但其屋内之不洁看样子有好几年也没有打扫灰尘，居民逃遁没有几天，一种异臭，令人呕吐，与昨晚住的花园口的麻绳工厂相比，比这里可以说强一万倍，于是着手打扫。睡屋有一口渍菜的大缸臭气冲天，中国人的一般房屋的布置与构造，其概况为：入口有两扇开关的门扇，内部为泥土地，通后院也有两扇与前面相对一样的门扇，泥地左右也有两扇门的入口，进去有一间的，也有两间的，都是朝阳的一面有床，另一面为泥地。有床的一面必定有一窗，窗扇为木格糊纸，分为上下两扇，上扇有时开着，用木棍支撑，此处没有用防雨窗板的。门口泥地的一方有锅灶，上有铜制大锅一口，此即为日常炊事用的，旁边有一个类似风箱的东西稍稍埋在地下。冬季把煤砖（煤砖是用无烟煤做成砖形的）放在灶里烧。把热气送往各房间取暖，平时烧锅灶也使热气通过床上，炊烟由烟筒冒出。床上墙壁是用纸糊的，贴着各样拙劣的满洲俗画，特别是结婚的画很多，偶尔也有我国的石版画，同时必有红纸写有“抬头见喜”四个大字贴在墙上，都让煤烟熏得尘垢满满的。屋内极为肮脏，因而人们都不屑在室内住宿。室内的器物一般有两个或四个水筒（有四个的为有钱人家）有水缸盛水，用葫芦瓢当“水舀子”，煮粥的锅是黑色陶土制的像乳钵一般，有盖放在大锅里蒸，饭碗大如钵，筷子用黑檀木等制的颇长。师团司令部也没有房屋，在一旁的玉米地里杨树树下用席子盖了临时营房于其中宿营，我等一行难以在床上就寝，在外屋地放上玉米秸在

上边铺上席子作为睡处，才得一梦。此日是进军之初，伙房的准备还没来得及，各自吃携带的干粮，干粮是司令部发的，“道明寺炒米”一日分三袋、牛肉罐头两日分一个、精盐两袋。幸好当地居民肖国卿留在家就在旁边，给他一块银币，让他挑水来，又在他家里买了四只鸡，用盐煮了吃。当晚新万之助、桥元文三、中西太郎三人护送寝具以及摄影器材等身边不可缺少的要紧东西来到，新等三人留在后边想要弄头毛驴，野外空地上有放养的毛驴，要想捉一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同时要找一個挑夫就更难了。正在束手无策之际，得以和粮饷部的货物一块运来。是夜各队分散在山上山下各地露营，终夜焚起篝火取暖，火光满四野，炎烟冲天，征马嘶鸣，警声时起，夜风扑面，征衣也被霜露打湿，寒风有些袭人。我等也于前院点起篝火取暖，第一次从邻家得到甘薯放在火上烤着吃，此物实与我国土产无异，甚是适口，其喜悦之情无法形容，可惜不可多得深为遗憾。据说第二军司令官一行也预定明天登陆。

10月26日 晴 新万之助、中西京次郎二人又到花园口，想把货物运输问题处理完毕，然而军夫还没到达，因此，无法进行陆地运输。不得已，中西京次郎一人留在花园口等待军夫到来处理货物的搬运，新万之助与之分手，午后7点归来，讲了上述情况。是日司令部炊事班开伙，大家去打饭，米饭砂子太多，难以下咽。可是菜是猪肉炖大白菜，实在是美食，其他还有酸梅、鲑鱼干之类。此夜，二团五营十二连二等兵坂本章三郎氏，在此地东方刘家店小山上站岗，突然有当地居民挥动大棒打来，坂本氏因事出意外，不及防备，当即用刺刀抵挡，争斗中头部负轻伤，鲜血淋漓，流入双眼，进退不能自如，但毫无畏惧，终于刺死了这个凶汉。最后检查了尸体，一刀在左腋，第二刀以左肋贯通右肋，其他腰部腿部等约5处皆有刺伤。又四营在警戒线捕获了李万春、裕某等3人，怀疑他们是否与那凶汉是一伙，由石本翻译官审问，

都不肯吐露实情。坂本二等兵本来性格就刚强，只在负伤的地方缠上一条绷带，悠然又回到进军的队列，可谓壮矣。我哨兵往往为暴汉袭击是因为清国悬重赏作为对俘获我将士及首级的奖赏，无赖之徒贪其恩赏以至于发生此事。

10月27日 晴 昨夜因抵抗我军步哨而被捕获的两名俘虏，绑在司令部前民家的前院，都穿着肮脏的青衣像是下等人民，然昨夜乘卫兵不备之际，其中一个企图逃跑。师团因此地人烟稀少，人马的给养困难极多，不待全军登陆（一师团的过半已于本日登陆完了，其他诸部队到30日大体也可以全部登陆），决定进军皮子窝。师团长首先命令一团一营占领皮子窝，营长斋藤少佐奉命作为“大斥候”进军。皮子窝距后肖家堡子按我国里程约10里（约合40公里——译者）于是师团本部也奉命明天进军“岁子”，然而挑夫至今未到，我等的寝具以及照相器材无法搬运，简直是束手无策。宫崎幸麻吕、桥元文三等百方周旋与监督部长合计，与管理部长商议，谁也没有特殊的方策，只好指示我们委托此地兵站部保管，等待挑夫到来再搬运。于是根据这个安排立刻到兵站司令部，与村上兵站司令官商议的结果，兵站司令部的位置尚未决定，明天与师团一同，此地兵站部也全部前进，预定驻扎在距师团司令部驻营的岁子约4公里的前方。然而因军夫尚未到达进退难以预定，难以答应委托，于是又陷入无可奈何之境。又到司令部向参谋副官陈述此情，请示我等的进止。参谋副官讨论后，已察知实为不得已之实情，然而司令部亦无良策，于是答应把昨夜拘留的两名俘虏暂借给我们作为挑夫使用，并且决定明早派卫兵押送到我们的宿舍，于是好不容易才解决了行李的搬运，这才放下心来。此日用锅烧了一锅热水，在后院有一盘大石磨，有一个圆形的台（直径将近两米），磨就放在那上边。磨是每户非有不可的东西，日常食用的高粱面就是用它来磨的，有小马或驴来转动它），我上去脱衣淋浴一番，我从宇品港出发在横滨丸上洗了

一回澡外，出国之后再没洗过热水澡，尘垢长满皮肤，再加上背着重物走路难，热汗淋漓，衣服也日渐污秽，臭气刺鼻。是日，天气晴暄温暖如春，在此洗了一个热水澡，颇觉爽快。入夜，中西京次郎从花园口来，告诉说军夫仍未到达，无法搬运行李，于是监督将校们讨论的结果决定，把行李重新装船，由海路直接运往皮子窝反而便利得多。

10月28日 晴 师团司令部及第一旅，第二旅山炮营等，从午前5点整队出发。我等把司令部发放的4日份的干粮（道明寺炒面12包、牛肉罐头两个，精盐两包）装进背包缠在腰上，这是考虑到中途炊事用的便利，特意发给每个人的。腰间佩上日本刀、短枪，肩上挂着皮包、轻便相机，现在又背上干粮，其重如石。午前7点30分，从后肖家堡子出发，根据昨天的约会，拂晓两名俘虏腰间用绳子捆着，由10名卫兵荷枪押解送到。收拾好军用皮包寝具器材等，让两名俘虏分担，余者捉了一头这家饲养的毛驴驮着，于是我先领宫崎幸麻吕上路。过一小山有一村落叫前肖家堡子。原来此地大体上既无大山也无大河，丘陵郊原蜿蜒连续，土质为红壤而多砂砾，一点也见不到繁茂的绿树，偶然有栽的也是衰残的羸木，只差没有枯死而已。一会儿到了一处杨树苍郁的丛林，其中有人家，颇觉风致，足以使旅怀稍得舒畅。此地有知州某，家豪富，货材穰穰极多，因此这一带作为十五团的宿营。据说有他们的兵卒等闯入蹂躏，杂货纷乱。路上又看见遗弃了很多中国钱，好像是事实。既而通过此村落，坐在路旁草地上休息片刻，新万之助等牵驴来到，从此一同步行下丘陵。隔右方的沟并列有两三家民户，路旁有杨树，树下有井，此地叫宁家屯。时恰已近午，因而拿出干粮吃午饭，从此处已无道路，仅仅有一趟足迹的山腰的沙砾路可走，大体此地的道路很难行走，因为土地自行崩溃形成沟渠，农田为盐碱地高低不平，不明有无道路。朝规定的方向我2.5万大兵络绎行进，除了沿着前边军队走出的路，好

像并没有什么道路，故大炮、车辆的通行极为困难。基建工兵先导，走险地阔窄处以便征行。稍前进到有一两陋屋的穷乡，卫兵押送的俘虏先到路旁休息等着我们。因为俘虏背的东西太多又没吃饭，难以前进，用手势向我们诉说了此情，给了他肉渣面包渣等，同时俘虏自己进居民家里要了鸡蛋和玉米面做的饼子吃完继续上路。行数百米忽然天阴起来，俄而下起倾盆大雨，泥沙发滑，行路颇觉困难，至此俘虏中一人（壮年者），跪在小路上不肯起来，问其故，说是身体甚是疲劳，不堪负此重物，于是连骂带打，也是硬顶着不听，只是放声大哭，卫兵也毫无办法。这时我也赶到，看到这种情况，开始用好言相劝，继而严厉斥责恐吓，他掉头不听，不得已又雇了一个当地人，分担他们的货物，这才大为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好容易拉起来才走。不多时雨突然停住了，日光照耀如前，打湿的征衣也立刻干了，反而觉得爽快。从此开始为平坦的沙滩，行数百米有河流，这就是碧流河，河宽虽约40米，两岸皆为沙滩，水流在河床仅为4.5尺，此河若遭涝雨天气必将会涨溢以至渺茫无际。然而于此河修筑堤坝，注入稻田必得良田。这一带虽有广阔的平野而不能很好耕作，实在令人感叹。此地人大部分是从山东移来的，他们生来不知米为何物，给他们一些饭盒里的剩饭，则大为珍重。据说在碧流河附近昨天曾见满洲马队30余骑，害怕我军来袭，立刻逃走，不知去向。此河有基建工兵所架临时桥梁，行人皆从桥上通过，车马涉河水而过。对岸有一村落叫金家哨，二团在此宿营，与八连长津田步兵大尉邂逅。这时我只率宫崎幸麻吕一人，其他同行者落后还未到来，但不知师团司令部的驻地。由此转过山腰的一角到歧路边，至此不知道前进的方位，正在彷徨之际，不久偶有军夫一人从前方走来，向他打听司令部的所在，则指点说，前面看见的兵马是十五团的营地。然后取道左方，顺路走去司令部肯定在这山丘的后方。我等信其言，随其指点，转山腰一周又回到了以前走过的路边，终于不知

司令部所在。于是我等停立在路旁小庙边（路旁有一石造的小庙，上写九圣，庙内放有木片彩画的圣像甚为拙劣，像这样的小庙在村落的近旁、田间多有）。派宫崎幸麻吕到金家哨去，向二团驻地询问司令部的所在，不久宫崎回报说，司令部驻扎在距此地大约4公里叫作“岁子”的地方。时间已到午后4点30分，道路险恶，疲惫之余，又白白围着山腰转了一圈，迁过了六七百米，现在又不得不走四公里的长路程，实为不得已，勉强相扶持着腰刀前进。因为时间已经很晚，各部队都各自驻扎自己的阵营，到司令部去的人已很稀少，路上原络绎不绝的人马已经绝迹，今只仅为一二人，恰好（巧）遇护送行李去司令部的卫兵，即尾随其后，两脚越走越发疲劳，不能与之并驱。偶有军营挑酒的酒保在路旁歇肩休息，于是强逼他们卖一点给我们。我与宫崎各灌满一水壶，又喝了一大杯，聊以医治懊热。复又鼓起勇气走了数步，绝壁之下有水横流，有大石头放在中间可以过去。涉此水有一二人家，此地或许叫西屯。时已黄昏，前程未卜，想鼓起勇气^⑨前进而不能走快。辻本、佐佐木两军吏从后边策马赶上来，回头看我，劝我乘马，我坚决辞谢。辻本氏指点我说，前方可见一山岗，越过去就是“岁子”，于是复又鼓起勇气前进，打算越过小山。半山腰有民家，司令部即驻扎此处，抵达时日头已经全落。“岁子”虽为户数仅不过十二三家的一小村落，可是有村政府，比起后肖家堡子是一个大村，与司令部并列隔三四户有一家房屋，充做我们的营舍。森金次郎右卫门一人先到，其他尚未到达。我甚为不安，其故为何？我在中途迷路，打听司令部的所在，走了好几百米的冤枉路，为此又委曲又累，以至于不能尾随部队前进，日落后好不容易才到此地。然而新万之助，桥元文三等，必定一直前进，肯定不到黄昏就能到达。正想他们要怪我迟到，岂料他们竟迟到而未至，我反而先到，莫非他们在路上发生了事故而不能到此，为此大为担心，然而在暗夜中无法搜索，特别是我不仅已大为疲劳而且空腹不能动，

也没有其它可吃的东西，打开行军干粮就着牛肉罐头，聊以充饥。不久新、桥元等来到，大喜，问其迟到的原因，二人因为行李太重，路又不好走，毛驴也累得不肯走，几乎陷入进退维谷之际。幸好有一壮年军夫来投，愿在部下效劳，问其究竟，此人叫夏本荣五郎，生于北海道函馆，曾在三池丸当过厨子，希望能亲眼目睹战况，跟他熟悉的军夫商议私自上陆想当军夫。但军夫当初都有契约合同，他竟不能参与。在此走投无路，成为流浪异国之人。请求可怜可怜他。看其情可怜，特别是因为没有挑夫而困却之时，约定暂时作为挑夫，此人颇为健壮，挑着重担竟能搬运到此地。听他们口述了迟到的详细的经过，疑惑顿解。当时因为新闻记者的营舍就在邻室，来犒劳我们，他们早在下午4点就到了，买了一头猪煮熟了各自饱食一顿以后还有剩余，拿来赠给我们，我们对其厚意很高兴，咂嘴饱吃了一顿，又把携带的干粮“道明寺”用开水泡好当饭吃，清扫卧房而后就寝。以后又把夏本荣五郎的事报告管理部得到认可做夫役使用。从后肖家堡子到此地行程约10多公里，此日步履艰难，路上的困难实为不可名状。

10月29日 晴 在后肖家堡子逗留了两天，昨日驻营于岁子。自从行军万里深入敌国经数日，逐渐深入尚未得一战之机，徒然游山玩水打发无聊的日子，使人不能不感到兵士的大腿快要长肉了。据说昨日斋藤少佐奉师团长之命进军皮子窝，一枪未发早已占领其地。我于是日配属到师团司令部，午前7点，于岁子出发，用俘虏二人和昨天一样，但今天卫兵减少到只有二人押送。带着仆役夏本荣五郎，牵着毛驴，穿插在大军中行进。午后3点，过小丘，渐到海边的屈子窑前岸一大河前，在河身的沙滩上休息片刻。昨天那个在路上哭着说背不动的俘虏要求卫兵允许他在路旁大便，卫兵答应之后警卫有些松懈，俘虏趁机逃跑，跑上山岗约300米，卫兵手持步枪追赶，我们看看追不上就喊开枪，卫兵边跑边装子弹，第一发枪响后只伤了他颈部的皮肉，俘虏不以微伤为

意，继续向前快跑。卫兵装了第二发，刚要放，他一个趔趄没站稳，另一卫兵和夏本荣五郎赶上，终于又捉住了他。痛加斥责后仍让他背上行李，卫兵加强了戒备押送。午后4点，眼前豁然一亮，面背丘陵，东临海湾，到了一处人家很多的一个小城市叫皮子窝，据说行程近10公里。昨日二营刚刚到达此地时，在附近听到排子枪声，这是前面的将校斥候为侦察而发，结果不见一兵。据当地人说：满洲马队80骑有大将荣安^⑨率领来到此地，听说我军已到，仓猝向通往奉天的大道熊岳城方向退却。又说，此外虽来了25骑也退却而去。当地人的话虽不足全信，此地确有一个骑兵团叫“捷胜营”，驻扎在此地为一个营（一营约50名），这些骑兵团确于数日前向金州方向退却，现在还有大书“捷胜营”的标牌及军旗一面，其它军器枪炮及弹药等遗弃而逃亡夭夭，踪迹皆无，师团把这些全部收好转送军司令部。当初满洲骑兵为爱新觉罗氏在此兴起，麾下骑兵有功劳者共8骑。明亡，清朝建立后厚赏之，名曰八旗，给以高禄并世袭之。此八旗在其当时虽名声赫赫，但因世袭日久，坐食其禄，徒然居于闲散之地，因而筋骨柔弱，现在已毫无战斗力，难为战阵之用。此地亦多八旗子弟，据说在“捷胜营”者亦是满洲八旗兵。此地称作玉港，属于盛京之金州，东南面海，西北丘陵起伏。在市街入口有旌表碑四基并列。我们刚到之时，司令部营所尚未确定，师团长以下将校于一民家门前集合，是日寒威渐猛，始知预料并非虚言，既而以海岸市街叫作新顺油坊，是此地第一繁华的大街，最富豪的商家广兴栈充做司令部。我们的宿营因属于司令部，由此隔三四户叫永丰福，构造虽亚于广兴栈，也是富裕的商家，监督部又在其邻。此地一为商港，地域广阔；一为称金州分府，有金州税务所，有海防分府，有钱庄、当铺、商行、有大道一线由义州（此处疑为金州之误——译者）至旅顺口，一线通广宁盖平。市街分布在丘上丘下，街道宽的有：新顺油坊、公和油坊，集源油坊，福茂油坊，兴隆街等。户

数约 500，人口 2000 余。临海四五百米之间，深宅大院鳞次栉比，一处即为一户，正面宽 20 多米，进深 30 余米，其中有正屋及跨院，可住四五个家族。据说一家的人口有 20 余人及至 30 人，这样大商巨贾不少，还有在上海有分号的，一见可知为商业繁荣之地，其市街的景观仿佛像是我“备后尾道”。我军登陆以来兵卒全队驻营一块儿只此皮子窝一地，然而户户都上了黑漆门板，户主家族皆逃难不在，仅留二三老弱童仆之类看守门户。此地的产物为高粱、青豆、玉米、粟，其他以猪鸡为多，虽不能说没有渔业，但不甚兴旺。但是像叫作虾米（小虾晒干了）的东西，味道很美，与我国土浦所产无异，价一斤 20 钱^①，比我国论升卖的价钱稍便宜一些。听说常与牛庄、威海卫、大孤山等地通商，其贸易之昌盛仅次于营口及大孤山。此地原来不产米，间或有从南方用船运来的，平时一斗价值 700 文（以 100 文可换我 10 钱）。牛羊骡驴马之类虽有，也可能逃难时驮着细软与主人一起逃难去了，所以棚圈内没有多少牛马叫唤，只有家犬之多令人吃惊。再穷的人家也养上二三只，其体大如牛犊一般。像我住的永丰栈，其门上即有标示“家有狂犬，咬人不管”，这虽是防止征兵滥入，进门之后摇着尾巴，张开大嘴一齐吼叫之状甚为森然。然而其毛甚厚，其色艳美，也极可爱，而且其宅院之大可谓在南方也不多见，房屋大体是砖瓦造石壁土墙，缙商之家的门面必有一趟很长的房屋，外面作为商店，内宅在几道中院之后，为一般的构造。如我住的永丰栈，虽比司令部稍微小一点，其结构亦极为壮丽，门上挂着黑漆朱字的大字匾额为“永丰栈”，门扇有红纸大书的“永长事业，丰盛财源”的对联贴在上面，同时门柱上也有用黑漆朱字写的“永耀财星远迎悦来声明久驰於海北；丰临福地商贾辐辏货贿阜通乎江南”的对联。门扇背面写有“贪狼普照长春地，天医常临得胜门”。进大门中庭甚阔，其左右两侧有配屋，迎面有六七级宽广的石阶，从大门到石阶之间铺有像我国多摩川的鹅卵石，并以青

石铺成花样的一条通道，石阶之上坐落着正厅。从门外往里望，恰似大庙的山门，进门处挂有大书“玉清”的竖匾，其下贴有白纸写的“裕国通商”。室内正面高处叫“窝里”是祭祀神灵的地方，挂着写有“及圣及灵”的黑地金字匾额，其两侧有“英雄寒天地、福禄贯古今”的牌匾，其下有青漆地大红福字，其两侧也有柱联为“天地无私为善自然获福，古今有道修身始能齐家”。此处皆为泥土地，可通后院，但其两侧各有两室；左方房间挂有黑地赤字的“宁静致远”的匾额，其下贴有红纸写的“源深流远”的地方就是我的宿舍，右边挂有“永丰福”的匾额，下边写着“财丰利通”的一间，这应当是平时户主起居的地方，现为宪兵宿舍，限元宪兵中尉以下居住，房间入口有折叠式如屏风的门扇，门扇用木条组成其图如下（图为万字不到头的花样）。室内一半为土炕，是卧室，仅有5平方米左右，一半为泥土地，有两三张椅子，一张桌子，制作风雅，足可为房间的装饰品。同时后院两侧也有房舍，右方为新闻记者的宿舍，左方为伙房；由此又有三四级石阶，石阶上左右两侧有小门，这是两个跨院。凡有房屋皆在3层台阶之上，外墙都用石块垒成，有石墙环绕，颇为美丽，此即为商家的一个宅院，可知其生活之富裕程度。然而细软皆携带而去，家无遗留之物，如此壮大的构造，可是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没有水井，甚为不便。中国北部大体缺乏饮用水，如这个市街水井甚少，10多户仅用一井，然而一个宅院可住数个家族，比起大户来更为局促不便，所以当地居民的习惯很少洗东西，很少洗澡，一缸水可用数天，缸底积满沙泥也不淘洗，故用水极为稀少。当地人从缸中舀水用大葫芦瓢，与我邦上古无异，亦一奇也。现我军数万一时进入此地，洗涤，饮用之故，水告不足甚为紧张。此地人民咸狡狴，颇为吝啬，锱铢之利必争，动辄窃取财物。这是因为兵乱，富者惧而逃跑，贫者喜而奔走，特别是近日因中国兵驻扎此地，其狞恶，残忍掠夺可谓肆无忌惮，居民深知兵害之可怕。然

而我军秋毫无犯，看见大山元帅的告谕，知其为王者之师，民心颇为安宁，以至于庶民停立路旁观览我军之壮容。当地居民不仅不怕我军，反而害怕其同胞中之无赖汉以兵乱为奇货可居，趁富豪无人伺机盗窃，所以富家到我部队争相要求保护。在此有一笑柄：与我同行中之一人，购物时，主人诉苦说，无赖汉屡次来侵是否可以请求天兵保护。我哭笑不得只好安慰他说，我大日本帝国为仁义之国，今来此镇守，尔等勿虑。主人大有悦色。特别是在民为本的儒教之下教养出来，今李爷失政乱兵为之兴，以至于老幼填于沟壑，不屑立于虚政之下。今有王师受天命而来以诛无道，有施仁政于民之政府取而代之。不管何人来治国，好像毫不介意，其愚昧朴实之情实为可怜。是日大山军司令官对征用物件做了切实的训诫如下：

于敌地需要征用物件时必须根据下列方法实施

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二军司令官伯爵大山岩

第二军征用须知

第一条 凡征用，除根据“野外要务征发令”执行之外，并非军人军属为了供各自单独之用而执行。

但与根据自由买卖取得物件无关，然而决不允许进行胁迫。

第二条 征用只限于军队生活上必须的物品、宿舍、劳役以及运输通信工具。

如有特别需要，须征用前项之外的物件时，须向司令官申报其理由。

第三条 征用现金时，只限于在征用地因所用物件缺乏，因而必须于其他地方购买时，或根据特殊情况如不支付现金，则无法立即执行征用现货时，凡征用现金时须经军司令官的许可方可执行。

第四条 于占领地区用于民政费用而设课的租税，对当地人民由于违令而外的罚金，不受此法则之限。

第五条 对占领地区居民课以运搬筑造、向导以及其他劳役虽无

妨，但不得使役于战斗直接有关的作业。

第六条 进行征用时尽可能用本地货币支付代价、工钱，其代价认为相当即可，勿须征得被征人的同意。如缺乏当地货币时，以1两银子兑换1圆40钱的比率支付日本货币。

第七条 如不能立即支付工钱、代价时，必须用正式征用证书交换之。征用证书必须明记征用命令官之官职、姓名、并盖印，记入征用物件的品名、数量、估价以及年月日并须附有编号。

第八条 前款征用证书的副本须于以后汇总向司令部提出。

第九条 因军队需要，必须征用时，务必根据当地居民的贫富比例征用。为此，以使用当地从事税收事务的官员为宜。

第十条 居民逃去无有代价或征用证书领取人时，可暂时征用其物件。以后遇有经当地官员请求时，可查明真伪，交付代价或证书。此点必须于适当场所公布之。

10月30日 晴 在皮子窝滞留的我师团的过半已于27日登陆完毕。其他部分即野炮队、架桥纵列、粮食纵列、第二野战病院、马棚、及弹药大队等，于今30日全部登陆完毕。于此地休整全军后继续进军，首先以迎战金州之敌为目的。是日我于午后1点带着宫崎幸麻吕、森金次郎右卫门、中西京次郎3人，约会了隈元宪兵中尉出宿舍徘徊于街头。处处墙壁上多贴有清廷的上谕或告谕，其中到财神庙的道旁有招募兵勇的告示，这好像是因为由于我大军的袭击，为了防御起见，仓忙急促招募兵勇而为，其用心良苦，足以推而知之，现照抄如下：

募招亲兵副后营

公馆住在财神庙

什长 每日饷银四两八钱。

亲兵 每日饷银四两五钱。

正勇 每日饷银四两二钱。

作为公馆的财神庙，在街中央的小丘上，我想可能是以此庙作为招募兵勇的公馆，到庙前看一看，围绕其社殿之墙壁上也贴着刘军门的告示，其文如下：

总统铭字马步全军河南河北总镇提督军门刘示

我军拔队，纪律严明，整齐步伐，修我甲兵；所过之处，井市无惊，买物论价，彼此公平；切勿争吵，致玷军声，倘敢故违，有犯必警。

又一纸为

管带铭字先锋马队左营王

晓谕事照得本营定于九月初二日拔队赴凤凰城、九连城一带驻扎，沿途所过地方无论兵勇商民一切俱系公平交易，倘有不遵本营带立即重惩不贷，其各遵守毋违特谕

听说战地上月有到九连城的清兵 5000 余人通过，此文可以作证，又在我住宿的家里发现了叶志超的弹劾奏折，落于新闻记者之手，今抄录如下：

上谕李鸿章因珍宝奇货交结异邦，英、德、法、美、日本、俄国暗有盟约，故于四月间

提督叶志超在朝鲜国，紧折请添兵，擅押军情月余，军机又不闻，闻是此例，贪残应枭首示众，姑念先皇近臣，又系读书成名，暂行革职，交部看管，倘奉天尺寸之失，定惩不贷，此后若系保奏稍有徇私情者，同中堂福琨，一并设处。

由此书件来考虑，叶志超在朝鲜国时招得清帝勃然大怒，仅以先帝近臣又系读书成名而免死罪止于革职的情况已很清楚。但又说倘奉天尺寸之失定惩不贷，或许以后叶又调往奉天府守备，最后又有此后若徇私情同中堂福琨一并设处，由此可见李中堂及福琨二人也可能被处以严罚，姑记之以备参考⁶⁰。那座财神庙虽说不算是规模宏大的建筑，但其装饰颇为美丽，可是门却关得很紧又上了锁不得而入，时有走过庙前的当地居民唤住令其开门，于是在地上写了“要进庙”之意，其却扬长而去。由此通过高低不平的丘陵向西而去，又有一小祠堂，说是灵神庙，庙内安放了男女的偶像，是祭祀苍生之灵魂的所在。庙内一面贴有地狱的画，庙前好像经常香烟不绝。看完后到东南的市街向南走去，右侧有挂着户部税局的匾额的公署，同时市街的南端左侧沿海有挂着金州

海防分府官厅的匾额的公署，门扇上贴着“头上即是青天，眼前不愧赤子”的对联，进门有刑房、兵房二室，皆为狭隘之房间。又门右有一小舍，前院朝海岸的方向有石头砌的墙，有上百年前制造生了锈的大炮两门，长4尺余，口径为4寸，既无炮台也无其他机械装备，只有炮身放在地上任其风吹雨打，这好像就是为防备海上来寇准备的，毫不实用，诚可谓不过是形式而已。隈元宪兵中尉到市街的南端，在右方的岗上有石阶，因建造尚未经过更多的岁月，抹灰的地方极为工致。坛上有一座神庙，砖坛环绕。庙东临海湾，烟波缥缈，船舰来往近在眼前，此地高雅圣洁风景绝佳。偶然与自由记者川上参次郎、开花记者小崎文次郎邂逅，相伴到庙门，庙正门两侧有旁门。正门上端的横额写有“海不扬波”蓬邑商船李万顺敬立。门扇上对联是“慈航开觉路，宝筏渡迷津”。右侧门的对联是“隆功配社振四海，圣德参天济九州”。左侧门的对联是“西方绿竹千年翠，南海莲花九品香”。金壁绮窗灿烂奇目，然而正门上锁不得而入。庙左侧有小门，叩扉要求开门，从里边出来身穿道袍的两个道士迎接我们，跟随道士的引导进入内院，庙上写的“天上圣母”，安放天后圣母的像，庙内有模拟的青龙刀、三光枪等兵器，摆有祭器，庙前有石造的烧香炉，庙左侧有阎王殿。继而问道士的姓名，一人叫葛仁发年龄77，一人叫唐岐山年龄65，都是高年的道士，颇带几分仙骨。于是让两道士各持大刀和三兴枪立于台阶之上，我和宫崎幸麻吕，新闻记者川上、小崎两人分别立在两旁，照了像，以做当天的纪念。由此寻访西南方的古城，又上了一个高岗，远远望见一大砖瓦房，近前一看果然是一座古城堡。清将荣安曾率马队来此驻扎，听说我大军到来惊惶而逃，现今前卫第一团由乃木少将率领于此城附近露营。观其城堡之状，围绕有砖石的胸墙，高约1丈余，内部墙下有高约3尺的矮墙，其整体的形状为方形，一边长约为近400米，其中有荒废的房屋50余户，南边唯一为穹窿形的垛口有两重

门，处处皆破坏，仅存其形，根据其构造可看出实为 1000 年前的古迹。据说此城为朝鲜人所造，当地人叫他高丽城，因往古山海关以北属为韩国的版图，所谓高丽国。高丽被唐太祖所灭，变迁为满洲，太祖攻陷高丽 130 余城，此城也为其中之一，城外有称作永宁寺的一寺，寺前有小钟楼，寺内安放有观世音及其他佛像数尊，皆彩绘塑像。其面貌光彩恰如我东京浅草大小相似的偶人一般。午后 4 点回宿营，是夜试着在土炕^㉔下边烧火，火热以后传到砖和粘土之上，温暖彻夜不消，作为防寒之具比我国的火盆要好几倍。听说第十五团、第二团及山炮大队在皮子窝附近露营，因此地已经接近敌地，昨夜于西方山岗上命令警戒露营，司令部及市街和紧要处所设置了步哨。严加警戒别无异常。又昨夜捕获进入我第一团哨兵线内对我士兵施以暴力的当地居民二人，交给十五团的风纪卫兵转送司令部，当即有参谋将校大加训戒，我王师所向正正堂堂唯只责清国不信，对尔等当地人毫无敌意，自今再勿做此等粗暴的举动，分别各给我国银币 10 钱两个，解开绳子放了他们，彼等三拜九叩而去。同时前些日子在后肖家堡子因侵犯我哨兵线的两个俘虏以及从金州来的一个中国人皆拘留于我军中，来到此地都全部放还。像这样我军对敌军的宽宏大量实为可以，日章旗所向之处，人民景仰而归服。与此相反清兵则狞恶残忍，沿途抢掠民家，奸淫之极。同时，山盗野贼亦乘战乱之机而出没，为此良家不得安宁已有日。我王师进军清国，不杀无辜，严责捕捉的山盗野贼。所以沿途村落到处高兴相迎，视我军如慈父，有的打柴挑水，有的挑负辎重，以犒我军，厌恶自国的兵卒，反而以力量报效我军，岂不可怜之至乎。

10 月 31 日 晴 午后 3 点，汽船 3 艘，冒着黑烟，进入皮子窝湾。这是我军专用船从花园口海路运来粮食军械。其一为摄阳丸，搭载军用电信队 318 人。其一为和歌浦丸，搭载火药队的人夫 130 人，另一艘已记不起名字。师团司令尚在花园口，其间相

隔将近 40 公里。只有陆路有连络可通。于今军舰运输到此停泊，海陆双方皆可与司令部联络，大得其便。此海湾虽甚为开阔，但是浅海滩，满潮时大船尚且不能靠岸何况在干潮时。本船在距岸 4 公里近海面上抛锚，因而卸货极为困难，今观其卸货的状况是，先排除泥土，掘凿一道小船可通的沟渠，数十名兵士、人夫围绕满载货物的小船极力沿线往前推，始得登陆卸货，其困难之状难以想象。听说前 28 日我军舰首尾相衔，从花园口海面出发到金家哨时，偶遇英国军舰罗克利奇号为了观看我大军登陆的伟观来航此地，大和舰开警炮，阿罗克利奇号对我旗舰桥立号施放礼炮。一时海上硝烟弥漫，炮声响于数里之外，听见的人都误以为海战，以至于谣言四起。同时今日又接到一大快报：早先跨过鸭绿江锐意北进，突入满洲地区的我第一军，在 24 日、25 日两天的攻击中，与旅顺兵十三营，天津兵十一营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拔九连城而全部占领。此战，我军死伤 40 人，而敌兵死伤者达 300 余人，而且我们得知这个捷报，并非由于我军的报道，而是由敌国人民传来岂不怪哉。因我军刚一进入此地时，当地人民一时惊慌，多数委弃财货而身幸免，置老弱于不顾，偶有一人因病在家呻吟，我军医某大为怜悯，认真诊察并投以药饵，不久其病痊愈，感于军医之厚意，愿以身报其厚恩。我军因而托以侦察军情，大边城陷落之事，实系此人报告。这件事据说是九连城的败兵逃还本地者所告。是日美国《纽约先驱者报》特派员拉皮由氏来此地从军第一师团，该人本系法国人，游历了清国及其他各国，最精通东洋的事情，日清战争刚一发生，被特聘为先驱报的特派员。以前随第一军和平壤，今又随第二军意欲视察战况向美国报道，于是写出了出征以来的概况，今日托给野战邮局，此地刚开始设置野战邮局。尝闻西历 1870 年德法战争时，才开始设野战邮政，当时被誉为惊人的文明进步。我国虽平时亦并非对此毫无准备，但尚未得到实地实施的好机会，幸好于今次之举，才得以试着用于实际。

由于野战邮便部长四中贞吉氏为主的努力，已从花园口到皮子窝之间设置了花园口、坎子底下、王家店、皮子窝四个分局，部长、脚夫、邮递员都在一室办公，努力工作，其神速机敏，实堪惊人。我军出征以来已半月，所到之处浩浩荡荡恰如进入无人之境，虽由于敌国辽阔而无防备，但亦因皇军威烈所向，敌军望风而逃遁，踪影皆无，徒然养勇气于营舍。于今敌军的根据地渐近，我军将校军卒，充满锐气，期望一举之下把敌阵化为齑粉。远征万里最为困难之处，莫过于水土之异，气候之变，然而这次从军征清之战的兵士马匹皆能战胜水土之异，忍受气候之变。先前我卫生队在花园口登陆以后，立即设置患者收容所，治疗者极为稀少，只有类似赤痢三四名。在此地也设置了患者收容所，入院者约90名，其中兵卒50余人，人夫30余人，死亡仅2人，一名为肥后中尉死于腹膜炎，另一名为人夫，同时马匹患病不过30余匹。呜呼，我大帝国威德包容四海、神武光照宇宙之时机已到，因而天佑如斯乎。同时又听说今日贵众两院对我陆海军在加表扬的报告。是日由本国运来酒十桶，以之分配给1.5万人，我等也得啜余沥，久未入喉，日本酒的美味实为平素的十倍，咂嘴畅饮，忘却劳苦，陶然发出精英之气，其愉快之情难忘怀。

11月1日 晴 照相器材的行李，因无挑夫，委托花园口兵站司令部暂时保管。是日午前10点从司令部送来传阅文件，为了海运遗留在花园口的货物，须从同行者中派一人去处理此事，于是使中西京次郎办理海运，中西与二等军吏古都勇氏共搭专用船“长门丸”出发。我于午后2点应驻营在红水城的第一旅旅长乃木少将的邀请，带着森金次郎右卫门前去，拍下了驻营的情形而归。听说昨天午后1点在金家哨，有当地居民侵入我哨兵线内，哨兵大声喝问何人，居民挥舞大棒抵抗，我兵用刺刀刺去，因棉衣太厚没刺透，反而让他夺住枪口的刺刀，于是不得以开枪打死了他。说明一下，我所见的中国居民的风格，辫发长袍，上流下流一样

的打扮无大差别，故一见很难判断是上流或是下流，只是下等之辈帽子为鼠色，穿青色的棉布衣。上等人戴黑色的帽子，穿黑色或其他杂色的绸布或者棉布衣服。其性情温顺，态度随和，但利欲之情极深，而缺乏义勇之心，这也是上下都一样的习俗，以爱护妇女，男子嫉妒极深，妇女不能见其他的男人，这可能是由于《礼记》的“男女七岁不同席，男从外女守内”的原则，妇女者有自己的房间，虽是丈夫没有允许也不得入内，然而其实是监禁于密室，规矩之大亦可谓甚。此地妇女早已为避战乱远逃他乡。留下的极少，偶尔在我的宿舍的后边山岗上的一家有妇女，我军人为了想一睹风姿，往往有进入此家房间者，此时妇女以至于因恐怖战栗而涕泣。此日留在我的宿舍的一个当地人来叩头要求我写一枚“严禁出入”的标签，我以这根本不是我的职责而坚决拒绝。然而由于一再请求，不得已，商议隈元宪兵中尉得到允许才写了一张交给他，他大喜立刻贴在他的大门上，从此军人绝迹。是夜新闻记者在他们的房间里请“共伸社”社员右松有寿氏（鹿儿岛人）弹奏萨摩琵琶，我也和宫崎、桥元等把昨天的残酒喝完。一醉之余，前往倾听，“敦盛初阵”^⑧之一曲，悲怆感慨，越发不堪其情，阵中消遣莫过于此。右松氏性喜琵琶，成为其秘藏之一物，从军尚且不肯离手，新罗三郎于足栖山传秘曲，其风流闲雅，颇值称赞，此地虽不产米，但有豆、玉米、蔬菜、葱、韭、粟类。同时家家户户没有不养猪鸡的，足以拿来作为副食，故马料之类几乎可以说是不缺的，只是树木稀少，获得薪炭则颇为困难，我兵站部的准备充足，古河大佐作为兵站监在花园口，友田少佐作为支部长则在此地，其指挥得法，军队的供给无一或缺，而是我军有行政官员数人，逐渐想在占领地区开始执行行政事务，此诚可谓军国之大幸。监督部附属的军营酒保今日开店，买了卷烟和一瓶白兰地，酒保附属各部，贩卖日常用品，故非其管辖部内者不能购买，各部所属人员很多，酒保一开店争相购买，立刻被抢

购一空。因为在战地，虽有钱也无用处，须要的东西只有饮食而已。于今酒保出卖日用品对远征军来说实为最大的便利

11月2日 晴 早晨把从师团司令部领来的米饭加上葱花煮成粥吃。昨天师团司令部把对当地居民绥抚的告谕张贴在市街各处的墙壁上，其文如下：

大日本军本营示

我帝国军意存问罪，而事关邻交，尔小民不无疑窦，岂知非以掠夺起见，实以安慰尔等为心。凡不抗拒我兵者，各无怖惧安业。是以切切特示

右谕知悉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

同时，兵站支部长太田少佐关于在此地卸下海上运来的粮食，欲求当地居民力工援助，下边的告谕也一并张贴在市街的墙壁上。

告

大日本帝国第二军兵站司令官太田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军轮船遽至所卸粮饷必须尔等力事挑拟定除供饭食外每日一夫领小洋钱3块庶不徒劳尔等亦思抚绥之情言出法随各宜遵照特示。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

是日午后两点属于第二军司令部的参谋部测量科照相班长陆军步兵中尉外谷钲次郎、技师小仓俭司等诸人一行到达此地。我的同伴中的桥元文三由于患肠胃热，颇为烦闷不安，请军医诊治后服药。关于此地的情况前数日虽已有略记，现得到军医长菊池医学博士的报告书现照抄如下：

一、燃料：作为燃料因为各家周围堆积着乾高粱秸，不管是炊事用或露管用都绰绰有余。其次是把煤面固定成砖形的东西，而且柴火也可说并不缺乏。故不仅无燃料不足之忧，恐怕后续部队也不会受燃料不足之苦。

二、食物：登陆有日，尔来数次使用携带干粮，于一地驻扎时，努

力尽量供应米饭。(因向陆地卸货困难,已告需用不足)至于副食品,因为当地到处猪鸡可以供给,故可以说并不劣于平时的伙食。遗憾的是行军中不免要缺乏副食品,小咸菜是各家多储存的渍酸白菜,其味虽美,不放点酱油不能吃。登陆以来日本黄咸菜和酸梅干一次也未能供应,更何况酱油。故虽有此地好咸菜,切望能够供应黄咸菜和酸梅干两种,中国大酱其味虽不甚好亦可供食用。如上述,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可以说并非极为劣等。但后续部队是否能一样地在食品上不告缺乏,颇有些不胜担心,这是因为感到猪鸡之类总有吃完的时候。

三、饮料水:在村落里每10户人以上不过有一眼井的比例,在皮子窝大家小店也只有一眼井,然而井又浅又小,水量不足。但万幸的是水质不适于饮用的极少,因而极为节约着使用,炊事以及其他,无饮用不足之忧,加之此地每隔五六里之间必有一二河川,其小浅而清澈,可掬而饮之。同时因沿途村落极为分散,因而很少污染河水,可能是此地土质一般为砂地,过滤性很好的缘故。若长期驻扎,幸好附近有河而且干净即可长期得到清洁而大量的用水,故上陆以来尚未曾使用过净水器。

四、房屋:房屋的构造已于前文述大概,当时皮子窝虽户数仅370户,然而大门楼颇多,前院也宽广,其构造为长方形房屋有三行,中间为通道,各趟房屋之间都有宽广的空地。前栋与中栋的两侧各有一栋厢房,厢房也有数间,前栋为商店,中栋为居室,侧栋为仓库。厢房也可放置物品,故中栋可做办公室,其他各间都可以做病房,作为医院颇为适当。只是在这时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如斯之大厦巨屋厕所不足,其构造上在地上挖一大坑,周围用高粱秸皮编成的席子挡住,非常简陋,由此可见中国人不讲卫生到了什么程度,实在令人厌恶不堪。

五、气象:此地气象每天晴天,虽偶有北风刺骨,无风之日白天温暖,据在当地皮子窝测量一日平均9度,正午13度,朝夕与正午之差为10度上下,故一到朝夕特别寒冷,然而尚未见霜。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 于盛京皮子窝

第二军第一师团 菊池军医部长

第二军已逐渐到齐,准备完毕,而且粮饷也陆续到齐,已是毫无后顾之忧,因明天从此地出发,决定登上袭击金州城的征途,

从将校到兵卒驻扎数日尚未与敌兵交锋，髀肉复生，勇气勃勃而不能禁，日夜擦枪磨刀而练，现今有了进攻的命令，准备一举把敌人化为齑粉。是日拂晓作为先头斥候团一营营长少佐斋藤德明，工兵第一营营长少佐田村义一，骑兵大尉河野征次郎3人各率领部下士卒出发。沿途排除障碍物，估计不出一两天即可先到其目的地。

11月3日 晴 时逢天长佳节⁶⁰，先写贺表托野战邮局马上奉上，呜呼，当叡圣文武之天皇陛下之御诞辰即天长节之佳辰，我大军正在远征之途，现正准备一举屠掉金州城，一跃而扼旅顺要港，进而拔山海关之险，踏平天津，最后日章旗在北京城头飘扬之日相信也不会远。到那时只须大喝一声，不仅可轰动400余州，而且可使世界万国景仰，共祝宇内无比、万世一系帝祚之天皇陛下万岁。岂非无上之一大快事，皮子窝为攻击金州城的基地，我野战第一师团决定了布署，南军步兵少佐斋藤德明氏担任先锋，率领步兵十五团的一营和工兵营及骑兵一连，作为支队已于昨二日出发向金州大道前进，任敌情搜索以及道路的修整。山地将军率师团重力，乃木少将率步兵第一团、骑兵一排、山炮一连、卫生队的一半作为前卫，西少将作为后军。午前6点30分启程，队伍整肃凛然，已有吞掉敌人之气概。另外在行军途中，骑兵一连、步兵一连归属于骑兵一营营长少佐秋山好古氏指挥，指向复州大道五十里堡，以警戒普兰店方面。同时必须特别记一下的是：因为我军从皮子窝出发时天刚亮，那时部队列队奉祝佳节，各队长在行军途中命令队伍停住，面向东方即本国的方位谨告士卒曰，今幸逢我天皇陛下的御诞辰天长节，若在无事平安时大家都要举杯祝贺圣寿万岁。然而在兵马倥偬之今日，不仅不能举杯祝贺而且连简单的仪式也不能举行，因而今于此地致诚心诚意最高的敬礼。于是发出举枪的号令，一军肃然表示敬意，各垂欢喜之泪举枪恭祝至尊万万岁，于不言之中流露出忠诚爱国之情，事实不愧为我

大帝之臣民，记之以传后世。今天早晨根据预约从监督部交来挑夫 15 人其属籍职业姓名如下：

1. 静冈县远江国榛原郡相良町二番地士族^②

农民 近藤善之 嘉永六年十二月生

2. 神奈川县橘树郡橘村千年三百二十五番地平民

农民 增田胜之助 明治六年五月生

3. 千叶县海上郡本铎子町桥本町二丁目二千八百十六番地平民

米谷商 长岛松之助 明治四年十月生

4. 茨城县常陆国东茨城郡石塚町一百十七番地平民

农民厨师 冈崎邦之助 文久二年八月生

5. 千叶县千叶郡千叶町寒川片町三百五十八番地平民

厨师、船员 今枝茂市 明治二年三月生

6. 三重县伊势国多度郡前野村四十八番地平民

农民 间宫启助 安政二年二月生

7. 千叶县东葛饰郡关宿一百七十七番地平民

农民 广濑猪之吉 明治元年三月生

8. 富山县富山郡元町四十八番地平民

锯木业 萩原芳吉 明治三年三月生

9. 东京府南多摩郡八王子町上原廿七番地平民

建筑业 坂本新次 安政五年五月生

10. 东京市赤坂区青山北町三丁目三号地平民

洗衣商 田中新太郎 元治元年二月生

11. 千叶县山边郡大和村千百九十一番地平民

农民 石田定吉 安政二年二月生

12. 群馬县新田郡泽野村字永津五番地平民

农民 大泽喜作 元治元年十二月生

13. 大阪市南区大宝寺田町二十五番地平民

染房 网野福藏 安政五年十二月生

14. 神奈川县相模国高座郡桐原村八十六番地平民

农民 神藤福藏 明治二年三月生

15. 千叶县上总国长柄郡丰岗村

农民

斋藤虎吉

庆应三年二月生

以上 15 名军夫前来报到，但遗留在花园口的摄影器材与行李尚未到达，必须等到海运到来才能搬运。根据此种情况留下桥元文三在此地，约好等中西京次郎从花园口护送货物到后再一起指挥监督挑夫搬运。我带宫崎幸麻吕以下和军夫大泽喜作，网野福藏二人背上器材及寝具等于 7 点启程。临启程时，宪兵中尉隈元实道求我说，出征之途上遇此佳节，愿做永生纪念，烦劳拍一个照。我答应装好相机，隈元中尉率领部下，骑上马命两个中国人牵着，正值新闻记者整装待发，中尉也请他们留下站在石阶之下，记者各自在胸前插上一朵菊花以表祝意。拍完照一同前走，从市街南端右拐登上小丘，行数步，因行李太重，尽管有两名挑夫一匹毛驴，到底不堪负此重荷跋涉长途，因而雇了一名当地人帮忙。通过红水城经过沙家屯约十七八公里，已到午前 10 点，听说传令兵来报金州城的敌情情况，守备金州城内外的兵数虽不知有几千，大小旗帜在城头飘扬，四面警戒甚严。此报刚到，将军拍打了马鞍高呼快哉，快马加鞭一气跑出 3 公里多。是日预定宿营，过洼子屯下午 3 点 30 分到王子屯宿，行程约 20 公里。是日途中每个村落，当地居民聚集欢看我军威容，同时手提水桶拿着勺子水碗，站在路旁，每遇有军人通过，自己先喝一碗以证明无毒以后才让大家喝，所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非耶？可怜，濒临亡国之人民其怀柔如斯。此夕监部送来一只鸡，同时新万之助在途中又买了两只，庖厨甚为丰盛。王子屯宿舍在村子进口处一矮小石造房屋，只有我们一行投宿，其户主及家族都挤在左边一间，我们住在右边一间，挑夫们住在院子里的一个偏厦子里。此家有男子 3 人，大的十七八岁，老二 15 岁，小的十三四岁，都来帮忙。虽系贫家子弟，目不识丁，但其容貌行动颇为可爱。

11 月 4 日 晴 午前 6 点，于朝雾蒙蒙之中启程前进，雇了

昨夜投宿人家的户主挑着货物出发。道路虽不甚险恶，比前些日子，丘陵坡大。向前方耸立的大和尚山北进，午后3点20分到黄家庄儿宿营，此间路程约8公里。是日与新闻记者一同进入一家，有一年迈老翁在家看家，因而要求他到别处去住一宿，但他性顽强不听，找来翻译官恳切陈述理由，最后他到邻居家去了，立刻打扫房屋住下，尘埃堆积，不洁之极。是日新闻记者等杀了一头大肥猪，赠给我们一片，立刻煮熟作为晚饭。曾经为海运货物派到花园口的中西京次郎在今天把行李全部装上长门丸，中午中西也乘此船。午后3点起锚，向皮子窝航行，途中遇风浪，满载军粮的运输船，把十四五包大米投进大海，才幸免于难，其航程之险可想而知。午后4点破疾风激浪，好不容易才进入皮子窝海湾，此夜在船舱住了一宿，同时听说熊本小仓的第六师团的十四、二十四两团组成的混成旅军也在长谷川少将率领之下，二、三日两天于花园口登陆完毕。